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四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8 冊

《庚子秋詞》研究

陳正平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庚子秋詞》研究／陳正平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 97）

目 2+182 面：17×24 公分（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四輯：第 18 冊）

ISBN 978-986-6657-48-1（精裝）

1. 清代詞 2. 詞論

852.376

97012122

ISBN - 978-986-6657-48-1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四輯 第十八冊

ISBN：978-986-6657-48-1

《庚子秋詞》研究

作 者 陳正平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第四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新
解
讀
PDG

《庚子秋詞》研究

陳正平 著

作者簡介

陳正平，台灣省台中縣人，一九六六年生。畢業於東海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二〇〇六年獲文學博士學位。曾任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靜宜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東海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現任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國文副教授。專著有《唐代游藝詩歌研究》（文津出版社，2007年1月），論文有〈論唐詩在唐代民俗研究之價值〉、〈李商隱詩中的民俗及其意象〉、〈唐代的「踏歌」之風〉、〈唐代的舞獅游藝〉、〈唐代的踢球游藝〉……等期刊論文，現在主要致力於游藝詩歌、民俗文學、文藝美學方面的研究。

提 要

《庚子秋詞》是庚子事變（1900年）下的文學作品，作者是晚清四大詞人中的王鵬運、朱祖謀兩人，及劉福姚等人，困居於北京城中，自寫幽憂唱和之作的詞集。

本論文除緒論及結論外，共分為四章。第一章為庚子秋詞背景綜述。此章研究可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庚子秋詞》的歷史背景，另一是《庚子秋詞》的文學背景。在歷史背景研究中，論述庚子事變的始末，了解所處的歷史環境背景。文學背景中，論述晚清詞學發展狀況，詞論主張，與《庚子秋詞》的寫作有密切的影響。

第二章為《庚子秋詞》作者生平。作者的性情、學養、學詞的過程，同樣是影響其創作的因素，作者的風格特徵往往也是作者才情、人格的反映。此章就作者生平事蹟、政治生涯、交游及詞學幾方面作探討，並析論作者的詞論，以探索其詞論與《庚子秋詞》的寫作關係。

第三章為《庚子秋詞》作品分析。此章為本論文重點所在，分別論述《庚子秋詞》的版本及詞牌和詞作呈現的風格特徵，再析論內容，予以分類，以求全面了解《庚子秋詞》的風格和內容。其中內容部分和作者詞論部分，以及詞作技巧運用，三者有密切的關係，成為相當特別的架構，亦是作品研究中旨趣所在。運用詞論中「比興寄託」的方式，呈現《庚子秋詞》中部分具有反映歷史的作品。最後再分析詞作所展現的藝術技巧和特色。

第四章為有關《庚子秋詞》的評論。將前人對於《庚子秋詞》的評論，作一番分析論述，了解歷來各家對《庚子秋詞》的看法。

《庚子秋詞》是強烈的時代悲憤、歷史悲劇無奈的情景，以及作者的文采性情，交織鎔鑄而成的一部作品，它傳達了「詩有史，詞亦有史」（介存齋論詞雜著）的詞論觀點，寄託婉諷時事，反映社會狀況，成為最佳有力依據。其作品呈現的時代意義、文學價值以及作者忠貞人格和高尚的志節典範，這三者為《庚子秋詞》所透露的意義和價值，最值得深思與肯定的。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說明及方法	3
第一章 庚子秋詞背景綜述	5
第一節 義和團興起	5
第二節 京城風雨——八國聯軍	11
第三節 晚清詞學發展狀況	19
第二章 庚子秋詞作者生平	31
第一節 王鵬運	31
第二節 朱祖謀	53
第三節 劉福姚（附論宋育仁）	74
第三章 庚子秋詞作品分析	79
第一節 版本及詞牌	79
第二節 風格介紹	86
第三節 內容析探	97
第四節 比興寄託	122
第五節 藝術特色	137
第四章 有關《庚子秋詞》的評論	157
結 論	165
參考書目舉要	169
一、專著部分	169
二、期刊論文部分	174
附 錄	177
附錄一：半塘僧鷺自序	177
附錄二：王鵬運與交游唱和詞作一覽表	178
附錄三：朱祖謀與交游唱和詞作一覽表	180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清代是個大動盪的時代，民族的屈辱，內憂外患交迫是前所未有的局勢。而在學術、文學發展上，大都能熔鑄舊說新知於一體，以謹嚴縝密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從事這些工作，因此在學術史上大放異采，貢獻卓越。在清代的文學發展上，詞學的成就，也閃耀著非凡的光彩。詞興於晚唐五代，至兩宋極盛，成為一個極為燦爛的黃金時代。到了元、明兩代，詞被視為小道，為豔科，不登大雅之堂，趨於衰落不振，直到清季，詞人眾多，詞派紛呈，詞風競秀，使詞學呈現振興的局面，號稱「中興」。

清代結束至今八十餘年，而晚清因動亂的時局，在詞壇的表現更為突出，眾多的詞作、詞論、詞話，豐富了晚清的詞壇。近來研究清詞者，不在少數，大多都是以詞派、詞論、個人為研究對象，或以詞人互相比較研究。^{〔註1〕}其中對於晚清詞學之研究多，但甚少人以晚

〔註1〕研究清代詞派者，如《常州派詞學研究》（吳宏一，台大58年碩士論文），《清代浙江詞派研究》（張少真，東吳67年碩士論文）。研究詞論者，如《晚清詞論研究》（林玫儀，台大68博士論文）。研究個人者，如《周濟詞論研究》（李鍾振，師大73年博士論文），《王靜安詞研究》（趙桂芬，東海74年碩士論文），《文廷式詞學研究》（翁

清之詞爲研究對象，本論文選定由王鵬運、朱祖謀和劉福姚（附論宋育仁）三位詞人於庚子事變（1900年），身陷北京城中寫作的詞集——《庚子秋詞》爲主要的研究對象，其動機如下：

一、《庚子秋詞》向來僅爲各家作詞選式的介紹（註2），或選錄幾首評論（註3），未能對《庚子秋詞》有全面而完整的探討。

（註4）因此，希望能採全面完整的角度來研究此詞集。

二、凡詞集者，大多爲集一人之作，然《庚子秋詞》是集三人困居京城相唱和之作，如此的組合，是否有其獨特之處？

三、《庚子秋詞》爲庚子事變下的文學作品，與時代的脈動關係爲何？是否有反映歷史深刻含意的作品？

四、晚清詞壇的主流爲常州詞派，王鵬運和朱祖謀爲晚清四大詞人之二，其與常州詞派的關係爲何？《庚子秋詞》的寫作，是否融入了常州詞派的詞論？作者又如何運用藝術技巧來表露他們心中的感受？

以上的研究動機，亦是筆者所思考的問題，同時也是研究《庚子秋詞》的旨趣，希望能以全面的觀點來探討較大的範疇（如背景、作者），增加對《庚子秋詞》的基本認識與了解；以合理適切的觀點來析論《庚子秋詞》的作品本身，論述其要，並試解決所提之問題，以獲得《庚子秋詞》全面完整的詮解。

淑卿，東海 82 年碩士論文）。以詞人比較者如：《清三家詞比較》（陳申君，東海 63 年碩士論文）。對於清代研究相當眾多，且以晚清詞學研究者更盛，詳見《詞學研究書目》，黃文吉主編，清代部分。

（註 2）各家所選《庚子秋詞》部分，詳見第三章第一節版本及詞牌。

（註 3）如葉恭綽《廣篋中詞》中選劉福姚《庚子秋詞》中八首，其中〈西江月〉「春餅龍團試羅夜」此首，評「調高詞苦」；〈臨江仙〉「幻出玉樓瑤殿影」一闋，評「沈摯」；〈玉樓春〉「春駒作隊嬌鶯舞」一闋，評「唐臨晉帖，已近自然，時在庚子，故言皆有物」。

（註 4）據《詞學研究書目》所錄，僅有馬韻〈試論王鵬運的「庚子秋詞」〉一篇論文，尚未有多人全面而完整的探討《庚子秋詞》。

第二節 研究說明及方法

《庚子秋詞》的主要作者有三位，寫作時以同詞牌填寫唱和，有其整體性，本論文採宏觀的角度，以此詞集為中心，分項的逐一討論，所採的步驟、研究說明和研究方法如下：

一、背景研究

此部分的研究可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庚子秋詞》的歷史背景，另一是《庚子秋詞》的文學背景。《庚子秋詞》完全是庚子事變下的文學產物，這件歷史是促成這本詞集的主因，與詞作的內容、風格，有密切必然的關係，故對庚子事變的始末，需有深入的探討與了解。另一方向是文學背景，晚清詞壇蓬勃發展，詞人詞作輩出，詞學的演變發展，詞論的主張，也密切的影響《庚子秋詞》的寫作。

二、作者研究

作者的性情、學養、學詞的過程，同樣是影響其創作的主要因素，作品的風格特徵也往往反映了作者的才情、人格，因此對《庚子秋詞》的作者要有一全面性的瞭解。就作者生平、政治生涯、交游及詞學幾方面作探討，特別剖析二位作者的詞論，以探索其詞論與《庚子秋詞》的寫作關係。

三、作品研究

此部分是本論文的重點所在，分別研究《庚子秋詞》的版本及詞牌和詞作呈現的風格特徵，再析論其內容，予以分類，以求全面了解《庚子秋詞》的風格和內容。其中《庚子秋詞》內容部分和作者詞論部分，以及詞作技巧運用三者的關係，是筆者所企圖架構起來，亦是作品研究中旨趣所在，故特闢專節討論，所採方法為：（一）運用統計、歸納，再分析詞作，以求詞作的真正含意。（二）利用昔人筆記中所談論的線索，或本事詞相關訊息，以求詞的本意。（三）以時人同處境下之詞作，為相關例證。希望由具體論證的羅列，確實合理的分析、旁證的觀點，能呈現《庚子秋詞》中部分具有反映歷史的作品。

《庚子秋詞》研究

最後再分析詞作所具有的藝術特色。

另外，以「有關《庚子秋詞》的評論」一章，將前人對《庚子秋詞》的評論，作一番分析論述，了解歷來各家對《庚子秋詞》的看法，最後則提出筆者研究後的觀感和心得。

第一章 庚子秋詞背景綜述

影響文學作品內容及形式的因素有以下幾項：一是時代環境的趨勢，就是所謂的歷史背景；二是學風的流變，即文學背景，三則是作者的性情及生活環境，即所謂作者背景；三者皆是必先探討的基礎問題——背景綜述。《庚子秋詞》完全是庚子事變下的文學產物，沒有庚子事變就沒有《庚子秋詞》的產生，所以對於庚子事變的始末、歷史發展、需有一深入的探索與了解。本章試著以「義和團興起」及「京城風雨」兩節來說明整個庚子事變的始末，作為研究《庚子秋詞》的歷史背景。並以「晚清詞學發展狀況」一節來說明晚清詞壇上重要詞人、詞派、詞風，及發展的情況作為《庚子秋詞》的文學背景。至於第三項，則留待下一章，再由作者生平、交游各方面去探討他們的性情及生活環境。

第一節 義和團興起

庚子事變，義和團亂北京導致八國聯軍，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最令人心痛的歷史事件，清廷的積弱不振、外患的強權欺凌、人民抗外意識的覺醒、權貴大臣的煽動、慈禧太后幼稚無知的決定……等種種複雜的因素，而引發了這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悲劇。

義和團起源於咸、同年間的鄉團（註1），初起之目的在「保衛身家、防禦盜賊、守望相助。」其構成份子皆係淳樸善良的鄉民百姓。農事閒暇之時、習武練拳、單純樸實，歷年梅花季節到處亮拳，故鄉民遂稱之為「梅花拳」。因山東冠縣梨園屯教案，於光緒十三年以後轉變為「仇教團體」，「以仇天主、耶穌為宗旨」視奉教之人如殺父深仇、僅仇殺洋人與奉教之人，並不傷害良民。後來聲勢愈來愈浩大、拳民大起，受到官府的剿壓，於光緒二十四年二、三月間改梅花拳為義和團，或稱義合團，取朋友以「義合」之意。自詡有神功、能避砲火，故又稱「神拳」或「神團」。提出「扶清滅洋」口號，藉以號召仇外。其發展日益壯大，自山東蔓延及於直隸（河北），拳民人數日益擴大，構成份子亦日趨複雜，地方的匪徒盜賊也都加入了義和團，義和團開始變質，其宗旨亦由「保衛身家」一而為「扶清滅洋」。（註2）

變質後的義和團裏的複雜份子，各有不同的目的，既不是為保衛身家，防禦盜賊。更不是為仇教反外，保國衛民。僅託名團民，以資掩護，乘機為非作歹，達其私慾，於是搶劫、殺人、放火、勒索、訛詐……種種不法情事、層出不窮。一般人也不加以分別何者是「真團民」何者是「偽團民」，總稱之曰義和團所為，因此反對者稱拳民為「拳匪」。事實上那些搶劫、殺人放火的行為，確係土匪所為，不過是假借義和團的名號罷了，且因拳民無組織、無首領，只要紅布包頭，即為團民，很難分出誰真誰假，所鬧之事也愈來愈多、日益猖狂、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和重視。

（註1）關於義和團的起源，研究者甚多，或以為是白蓮教的一支，或是八卦教的派流。筆者採戴玄之先生的說法，詳可參見其所著《義和團研究》，第一章義和團的源流。

（註2）從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起，義和團就變了質，走了樣，因其無組織、無領袖，任何人只要紅布或黃布一方包頭，即為團民，故無業遊民、無賴、土棍、搶匪、人販、亡命之徒、乞丐、寡婦、流娼、鴿母……等五花八門，應有盡有，這些冒牌的複雜份子，才是真正的「拳匪」。詳參見戴玄之《義和團研究》，第四章義和團的變質和仇外。

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政變起，康、梁失敗，成為朝廷要犯，康有為逃至香港，為英國人所庇護，梁啟超轉而逃至日本，使得慈禧太后對外國大為憤恨。己亥（光緒二十五年、1899 年）冬，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載漪子溥儀為大阿哥，天下譁然，東南士氣激昂，經元善連名上書至二千餘人，太后大怒，欲捉元善，元善逃入澳門。而載漪派使希望各國公使能入朝賀立大阿哥之事，各國公使不聽、有違言，使載漪非常憤恨。後來江蘇糧道羅嘉杰以風聞上書大學士榮祿言事，說：「英人將以兵力脅歸政，因盡攬利權。」榮祿奏之，慈禧太后對於外國更加憤怒。除了憤怒之外，也有所恐懼、深怕各國的干涉，使政權還於光緒，因此對於各國是又恨又怕。這一連串的因素，就種下了引發庚子事變的種子，導致八國聯軍的慘痛後果。

此時，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勢力聲望如日中天，人數眾多，形成一股非常強大的勢力。「扶清滅洋」為幟，深得載漪的歡喜，乃將義和團之事，告訴慈禧太后，極力推崇義民起，是國家之福，慈禧在痛恨各國的情況之下，正合她意，於是派刑部尚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後往迎，導之入京師，義和團就如此的進入京城。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 年）五月，烏合之眾的義和團進入京城，悲劇也揭開了序幕。十之八九為複雜分子的義和團，盲目、不分青紅皂白、亦沒有任何的法紀，開始了大規範的破壞。他們認為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燬電線，凡家藏洋書、洋圖者號二毛子，（義和團稱洋人為老毛子，教民為二毛子）捕得必殺之。城中為壇場幾偏，其神曰「洪鈞老祖」、「梨山聖母」。謂神來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嘯周衢，令居民皆燒者，無敢違者。（註 3）「五月十五日，日本書記生杉山彬，突在永定門外遇害，都人聞信，咸慄慄戒慎、知有危禍。各使館外人，尤大謹慎，群向總署詰責，問我政府究竟有無保護外人能力，當局支吾應付，仍不聞

（註 3）見《庚子國變記》，頁 12。李希聖撰，收錄在《義和團文獻彙編》一。

有何等措置，拳匪益藐玩無所瞻顧，遂相率結隊入城，一二日間，城內拳匪已集至數萬。」（註4）五月十七日，拳匪於右安門內火教民居，無老幼婦女皆殺之，一僧爲之長。五月十八日，往宣武門內火教堂，又連燒他教堂甚眾，城門晝閉、京師大亂。連兩日有旨，言拳匪作亂當剿，而匪勢愈張。（註5）五月二十日，焚正陽門外四千餘家，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矣，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註6）這些都是義和團中的匪團所爲，而真正的義和團民，據《庚子紀事》五月二十四日載：

義和團如此兇橫，是正耶？是邪耶？殊難揣測。謂系匪徒滋事，借仇教爲名，乘間叛亂。看其連日由各處所來團民不下數萬，多似鄉愚務農之人，既無爲首之人調遣，又無鋒利器械；且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麵而已。既不圖名，又不爲利，奮不顧身，置性命于戰場，不約而同，萬眾一心；況只仇殺洋人與奉教之人，并不傷害良民。

可見真正的義和團民乃仗義抗外，奈何真正拳民少、匪團多，全部都名之義和團，難以區別何者真何者假。義和團中的匪團所作所爲真是前所未有，並且越來越加乖張，手段也愈加慘酷，橫行無忌，人心惶惶，京師陷於瘋狂混亂。義和團的惡勢力如火如荼的蔓延。

由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慈禧連續召開了四次御前會議，籌議如何處置義和團和中外局勢，於是朝廷分新舊兩派，新派皆通達時務之士，對內主剿，拳匪不可恃，對外主和，新派以光緒帝爲首，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侍御袁昶、內閣學士聯元、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祖謀等爲中堅；舊派皆昏庸顛預之徒，對內主撫，對外主戰，舊派以慈禧爲首，端郡王載漪、協辦大學士剛毅，及守舊的王公大臣爲中堅。新派視義和團爲「拳匪」、爲「亂

（註4）見《庚子西狩叢談》卷一、頁12～13。

（註5）同註3、頁12。

（註6）同註3、頁12。

民」，反對對外開戰，更反對圍攻使館，認為中外無此前例，必遭禍害。舊派極端仇外，其仇外思想，種因於中日甲午戰爭，促成於戊戌變法，爆發於己亥建儲，對於洋人深悟痛覺，乃利用拳民反外，視拳民為「義士」、「義民」，並有神術，定能「保清滅洋」，故主張撫用義和團，對外宣戰。經幾日的爭論、獨斷的慈禧太后還是決定要用拳匪來對抗洋人，主拳匪不可恃的大臣都被名之以「通夷」、「漢奸」，也都幾乎被戮，命在旦夕，只能眼睜睜看拳匪繼續為亂。慈禧太后意既決，又有許多大臣力贊之下，「遂下詔褒拳匪為義民，予內帑銀十萬兩。載漪即第為壇，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內中。由是燕齊之盜，莫不搯腕並起，而言滅夷矣。」〔註7〕下詔褒義和團為義民，此舉無異火上加油，而賞銀十萬兩更是推波助瀾，使義和團在京城之中更加肆無忌憚，手段也愈來愈慘酷，據《庚子國變記》載：

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煙燄漲天、紅巾左握千百人，橫行都市，莫敢正視之者。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慘酷無復人理，而太后方日召見其黨，所謂大師兄者，慰勞有加焉。〔註8〕

這樣的義和團，這樣的慈禧太后，真是千古未有，無辜可憐的，盡是蒼生百姓。五月二十三日，慈禧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議，德國公使克林德先行，載漪令所部虎神營侵於道，殺之，後至者皆折回，引起各國使館的震驚和憤恨，局勢也就越來越緊張。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詔對各國宣戰，詔書以外人索大沽口為詞，然而大沽口已先於五月二十一日失守。提督羅榮光守砲臺，砲僅傷英兵艦一艘，不久兵大至，榮光走，大沽口即淪陷，榮光至天津仰藥死，而直隸總督裕祿竟謬報為大捷。太后及載漪大喜，發帑金十萬兩，犒將卒，使京朝士大夫附拳黨者皆喜，認為洋鬼子沒有什麼了不起。

〔註7〕同註3、頁14。

〔註8〕同註3、頁14。

這真是天大的謬事。

五月二十六日，義和團開始進攻東交民巷的各國使館，「槍不絕聲、城內城外各行生意，大小舖戶，俱關閉歇業。外省外鄉之人紛紛逃走，街市更變，人心驚惶，前門內各軍與團民縱火焚掠、槍砲震耳、濃煙迷天。各處愚民皆喊燒交民巷滅洋人，眾口一聲、晝夜不斷。」

〔註9〕不僅拳匪圍攻使館，連奉太后之命的董福祥所率領的武衛軍也與拳匪混合，恣意劫掠，據《庚子記事》載：

無論貧富鋪戶住戶官宅民居，俱被武衛各軍大肆搶掠，騷擾無遺。有因移避別處中途被劫者；有將人口逃出，家貲被搶者；有因武衛軍闖入院內、槍傷事主，打劫者；有因官軍進院逐殺男子，霸占婦女者……滿街巷男哭女啼、尋兒覓父，慘亂之狀，不忍見聞。〔註10〕

董福祥的武衛軍和拳匪一起圍攻使館、攻月餘不能下，拳匪依舊焚教堂、殺教民，其中慘絕人寰、荒謬至極之事層出不窮，令人驚愕，《庚子國變記》載：

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庫教堂，既屢有殺傷，志不得逞，教民亦合群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謂之白蓮教，以與載勳，載勳請旨交刑部斬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餘人，號呼就戮，哀不忍聞，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觀者數千人，莫不頓足歎息，憐其冤。〔註11〕

天下最大的悲哀莫過於此，無辜的村民，都是自己同胞，拳匪只為邀功，人性已盡失。而整個京城慘不忍睹，火光瀰漫，哀嚎遍野，誰知更大的浩劫與災難又隨之而來，八國聯軍攻佔天津，不久就長驅直入

〔註9〕見《庚子記事》，頁16，該書自序後署云：「光緒辛丑嘉平月仲芳氏錄于宣武城南椿樹二巷寄寓叢桂山房之南窗。」此地點與王鵬運居所四印齋頗近，四印齋所在宣武門北教場實巷，為他們所困居填詞之處。且該書屬日記體，逐日見聞所記，更能真實反映出《庚子秋詞》填寫時的所處環境狀況。

〔註10〕同註9、頁17。

〔註11〕同註9、頁20。

北京城了。

第二節 京城風雨——八國聯軍

慈禧太后既以對各國宣戰，而武衛軍和義和團圍攻使館，卻月餘不下，使得各國予以派兵遣將，一批批的外兵相繼登陸。大沽口這個重要的軍事要地，已於五月二十一日失守，成為聯軍轉戰的根據地，時大沽口聯軍已集合二千八百餘人，由俄國西伯利亞砲兵旅司令司載賽統領，於五月二十五日，增援天津，途遇德軍一隊與之聯合，與清軍發生數戰，至二十七日午進入天津租界。聯軍又陸續的登陸約有一萬四千人，而在天津的清軍由直隸提督聶士成所率不足萬人，武衛軍統領馬玉崑率六七千人，拳民約三、四萬人。聶、馬兩軍終日與聯軍互戰，而拳民「始猶出陣，繼以數受創，乃不敢往，常作壁上觀，反四處焚掠。」〔註12〕能對抗聯軍者聶軍、馬軍，以聶軍戰尤力。聶士成治軍，多效西法，戰鬥力極強，一有戰事，聶士成即赴各營親授機宜，撫慰部屬，激勵士卒，往往泣下。聶士成誓死守住天津，就算亡身殉國，在所不惜。六月十三日與聯軍血戰於八里臺橋外，督軍躬冒砲火猛進，部下死傷慘重，營官宋占標哭求聶士成暫退，自以死守橋，不許。聶士成身受重傷，連傷坐騎四匹，仍屹立不動。聯軍猛撲，士成身中數砲，洞穿胸際、腹裂腸出，血肉糜爛，死時至為壯烈。〔註13〕聶士成的陣亡，對軍力影響極大，在此之前清軍曾在各陣地，防守極為奮勇，致聯軍欲退至大沽口，已非一次。此後戰力大減，士氣低落，幫辦軍務四川提督宋慶至天津時亦無能為力。此時，各國援軍又陸續抵達天津租界，俄

〔註12〕見《西巡迴鑒始末記》卷二，〈直隸提督聶軍門死事記〉，頁94。此時在天津的拳民與聶軍起了內訌，「有聶家為團匪所劫，而練軍助匪槍擊聶軍之事」拳民非但沒有助清軍，反而四處焚掠，所當敵者惟官兵而已。

〔註13〕聶士成的壯烈慘死，「亡身殉置，以杜讒口」，以刷清近日賊臣匪黨欲排異己，動以通外為詞。詳見同註12，頁95。